

漢語知識講話

词汇、语法、修辞

林裕文著

新知識出版社

340
漢語知識講話

詞 匯、語 法、修 辭

林 裕 文 著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上海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引論性質的漢語詞匯、語法、修辭的教學參考書，是根據初中課本《漢語》第一編第三章編寫的。作者系統地闡明了這三個部門的基本概念，也簡要地論述了這三個部門的理論原則。

H1
8

漢 語 知 識 講 話 詞 匯、語 法、修 辭 林 裕 文 著

*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湖南路9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5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 字數：61,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60,000本

統一書號：9076·24

定 價：(6) 0.26元



《漢語知識講話》出版說明

《漢語知識講話》是一套比較系統的、有關漢語知識的參考讀物。

這套小冊子是根據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級中學課本《漢語》來選題的，共分六組：第一組是緒論部分；第二組是語音部分；第三組是文字部分；第四組是詞匯部分；第五組是語法部分；第六組是修辭部分。各組的分冊書名，分別在各組中刊出。緒論部分這一組有下面五個分冊：

語	言	濮之珍著
漢	語	彭楚南著
語	音	史存直著
文	字	周有光著
詞匯、語法、修辭		林裕文著

這套《漢語知識講話》，是供給中學漢語教師和一般讀者參考和閱讀的，希望它能够在漢語教學和語文學習中起一些補助作用。內容和編輯工作上的缺點，我們非常希望各方面給予指教。

新知識出版社編輯部

目 录

一 词汇学和词义学	1
二 词和词的构造	2
(一) 什么是词	2
(二) 词和非词的界限	5
(三) 词的內部結構	8
三 词义	11
(一) 词的形式和词的内容	11
(二) 词和概念	12
(三) 词的多义性	15
(四) 词义的演变	18
四 词汇	20
(一) 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構成語言的词汇系統	20
(二) 词汇系統的分析	23
(三) 词汇系統的发展	25
(四) 词汇的規範問題	26
五 語法是什么	28
(一) 語法和語法体系	28
(二) 語言結構的規律性	31
(三) 語言結構的概括性	33

(四) 語言結構的穩固性·····	34
六 語法范疇和語法形式·····	37
(一) 范疇和語法范疇·····	37
(二) 語法形式·····	39
(三) 各種語言中常見的語法范疇·····	44
(四) 語法范疇和語法形式之間的關係·····	48
七 詞法和句法·····	51
(一) 語法學的組成部分·····	51
(二) 構詞法·····	52
(三) 構形法·····	54
(四) 詞的分類·····	58
(五) 詞組、句子、句子的成分·····	62
(六) 句子的類型·····	67
八 修辭的對象、任務和功用·····	72
(一) 修辭學的對象和任務·····	72
(二) 修辭和邏輯、語法的關係·····	73
(三) 修辭學的功用·····	77
九 修辭學的內容·····	79
(一) 結構和作用·····	79
(二) 詞和句的修辭手段·····	82
(三) 辭格·····	88
(四) 風格和語體·····	89

一 詞汇学和詞义学

語言是一个整体，是一种体系。它之所以成为体系，是因为它所組成的若干部分是互相協調，互相制約，处在合乎規律的关系之中的。任何語言的組成部分都包括語音、詞汇、語法，有人管它們叫“語言的三要素”。对語言的这些組成部分加以研究，就建立了語言学的許多分科，也就是語言学知識的許多部門，如語音学、詞汇学、語法学、修辞学等等。

当然，这些部門还可以細分，詞汇学是拿語言的建筑材料——詞——作研究对象的。在詞汇学的範圍內，我們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詞。研究詞义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規律的是詞义学；研究詞汇系統，包括詞的構造、詞汇系統的構成、詞汇的形成与发展变化的是詞汇学(狹义的)；研究一个一个詞的来源和詞义的演变經過的是詞源学。

詞汇学(狹义的)与詞义学的关系十分密切。研究詞汇系統，不能不研究詞的意义；因为在任何語言的詞汇里，詞与詞之間有着复杂而有条理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詞义上得到証明。例如“美”这个詞，在它本身的意义的基础上与一群詞发生联系，如“美貌、美人、美酒、美意、美德”等等。因为同义的关系，它与“漂亮”“好”等詞发生联系；因为反义的关系，它又与“丑、惡”等詞发生联系。这些联系使詞的意义受到制約，同时也互相补充。因此

研究詞義是不能脫離詞匯系統來進行的。

詞源學的研究要借助於詞匯學與詞義學等方面研究的成果，同時，詞源學又給詞匯學與詞義學的研究提供了具體的資料。

詞義學也有人稱它為語義學，這個詞出自希臘文 *semantics*。它有兩種解釋：一是指研究詞的意義的語言科學，一是指現代資產階級哲學中的一種學派，即所謂語義哲學。

語義哲學論者否認有客觀真理的存在，認為一切“真理”都以主觀的經驗為轉移。詞的意義也是主觀經驗所賦予的，而各人的主觀經驗可以不同，所以詞就沒有確定的意義。他們又認為一切社會災難、經濟危機、政治衝突等等都是措詞不當的結果，因而主張要從語言中清除“戰爭販子、帝國主義、侵略者”等等一類詞語。

這種哲學的反動企圖是很明顯的，這一切與我們所講的詞義學是兩回事。

二 詞和詞的構造

(一) 什麼是詞

研究什麼是詞，包括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弄清楚詞的性質，明確詞的定義；另一方面是研究如何從成片的語言當中分析出詞來。這兩方面的工作重點雖有不同，但是它們之間的關係是

十分密切的。

要弄清楚詞的性質，首先要把詞與概念區別開來。詞表達的是概念，但是概念與詞並不相等。同樣的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詞來表達。例如中國人叫“書”的，蘇聯人叫 книга 英國人叫 book。如果詞與概念相等，那末全世界語言的詞就沒有什麼區別了。不僅如此，在同一種語言當中，詞與概念的關係也不是一對一的。有時一個概念要用幾個詞來表示，如俄語的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鐵路）就是用兩個詞來表示一個概念的。有時同一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詞來表示，如漢語中的“爸爸”和“父親”。甚至有些詞很難說它表達了什麼明確的概念，如“乒乒、嘩啦啦”等等。這樣說來，認為詞是表示思想中一個概念的說法，就很值得商榷了。

我們不妨換一個方向，從語言本身來考察什麼是詞。從語言本身着眼，人們最先想到的也許是語音形式。於是有人認為“子、兒、頭”之類，都不念重音，因此“刀子、活兒、看頭”都是一個詞，不是兩個詞。在合成詞中，重音也常有一定的位置，如“太陽、廢物”之類重音在第一個音節上，“動員、帶頭”之類重音在第二個音節上，“道路、辛苦”之類重音又在第一個音節上。可是這一切的嘗試，正如王力先生所說：“都不是很成功的。先說從重音上分別，這對於一般的實詞是有效的，但也有一些例外；至於介詞、連詞之類，它們經常不念重音，但是咱們不能否認它們也是詞。再說從節奏上分別，就更靠不住了。……漢語有許多方言里無所謂重音，而語氣詞之類又沒有節奏，因此，從語音上是辨別不出詞的起訖點來的。”①

① 王力《詞和仿語的界限問題》，見《中國語文》1953年9月號。

語音既然不能解決什麼是詞的問題，我們只好從語言的結構方面來考察了。有些人著眼於語言的結構，說詞是語言的一種單位。從原則上看，這句話並沒有多大的錯誤，但是卻不能解決問題。因為語言的單位很多，詞組、句子甚至於段落與篇章，未始不能算是一種單位，然而人們從來沒有把它們當作詞來看待，可見說詞是語言的一種單位是含糊的。

那麼，能不能說詞是語言當中最小的單位呢？從某一角度看，這樣說法比較好些。因為詞組、句子、段落、篇章都是由詞構成的，比起它們來，詞顯然是最小的單位。可是從另一角度看，缺點又暴露出來了。一般人所稱“最小的”，其實就是“不可再分”的意思。詞能不能再分呢？單純詞不能，合成詞就可以。“車子、語言、偉大、葡萄酒”等等，人們都承認它們是詞，但是還可以分析，分析的結果是每一個單位各自包含兩個更小的單位——詞素。詞素才是語言中最小的單位。

詞素雖然是語言中最小的單位，但是它只是構成詞的材料，在語句結構中不能獨立運用。有的語言學者抓住了這一點，給詞下了這樣一個定義：詞是語言中最小的獨立運用的單位。“最小的”別於詞組和句子，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隆會議、和平萬歲”之類被排除了出去，而詞素又不具備獨立運用的資格。人們只能說“語言是人類交際的工具”“我們必須學習工農兵的語言”等等，卻不能說“語是人類交際的工具”，也不能說“我們必須學習工農兵的言”，“語言”在這裡是一個整體，在語句結構中是當作一個不可拆散的單位來運用的。由此看來，這個定義就比較嚴密了。

但是，在一定情况之下，“語言”也还是可以分开来用的。例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而言之”“一語破的”“自言自語”之类。在这里，“語”和“言”是不是詞呢？我們知道，“語”和“言”可以单独用，却必須在一定的格式里，这种格式多半是成語或者是文言的遺留，不是一种能产的格式。也就是說，它們分开来用是不自由的。如果这个特点值得重視的話，我們以为初中課本《漢語》給詞所下的定义“詞是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語言單位”比較更明确一些。^①

(二) 詞和非詞的界限

从成片的語言中分析出詞来，在欧洲語言中問題是比較少的。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可以从書写形式上去分別什么是詞，什么不是詞。俄語中的 *слово*，英語中 *word*，就是字典里一行一行排列着的东西，既可以叫它字，也可以叫它詞。叫它字，是从記錄語言的書写形体的單位來說的；叫它詞，是从語言本身的單位來說的。因为語言本身的單位与紀錄語言的書写形体的單位是一致的，所以两个名称不妨通用。漢語的情形就不是这样。紀錄語言用的是一个个的方块字，一个方块字就是一个單位，这个單位

① 《“暫拟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簡述》上說：“‘自由运用’，是說它不依靠別的成分，自己就有句法上的功能——作句子成分，或者表示語法关系。”見《語法和語法教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5月第一版10頁。我們認為除了上述的解釋之外，不妨作下面的補充：必須在成語和文言遺留的格式之外能够隨意运用才可以算是“自由运用”，換句話說，在成語和文言遺留的格式中，某些能獨立运用的語言形式能不能算是現代漢語中的詞還值得懷疑。

并不一定代表語言中的單位。用方块字紀錄漢語的詞，有时只須用一個字紀錄一個詞（如“人、走”等等），但更多的时候要用好幾個字紀錄一個詞（如“玻璃、逍遙、高興、圖書館、社會主義”等等）。這樣一來，字和詞之間就產生了矛盾。

字和詞的矛盾使我們在具體分析成片的語言中的詞的時候發生很多困難，這些困難最突出地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1）有些雙音節的形式如“東西、馬虎、逍遙、學校”等等，是最小的能夠自由運用的語言單位，大家一致認為它們是詞。另一些雙音節的形式如“讀書、看戲、喝茶”等等，不是一個單位，而是兩個最小的能夠自由運用的語言單位的組合，大家也一致把它們當作詞組。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也還有另一種情形。如“洗澡”，它通常是作為一個整體出現的，而且“澡”在一般的情況下不能作為自由運用的單位，但是有时我們却說“洗了一次澡”“澡洗過了沒有？”之類。“洗澡”是不是一個詞就值得討論。又如“推倒”，它通常也是作為一個整體出現的，一般不拆開用。但是我們可以說“推得倒”“推不倒”，這樣，“推倒”是不是一個詞又成了問題了。

和“洗澡”同類的，還有“理髮、作揖、發愁、鞠躬、逃荒”等等，它們的特点是當中一般能插進表數量的詞。^① 對於這種語言形式大家有三種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它們都是詞，有些語法學家還承認漢語里有一種“可分離詞”；一種看法認為它們都是詞組；還有一種看法是當它們沒有分開時是詞，插進了別的成分時是詞組。也就是說，它們有時是詞，有時不是詞。它們的身份要

① 作名詞用的不能插進別的詞，如“司機”就不能說成“司一次機”。

看具体情况来决定。

和“推倒”同类的还有“弄坏、看懂、認清、拉長、加深、鋪平、看見”等等，它們的特点是当中能插进“得”与“不”。对于这种語言形式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認為是詞組；一种看法認為是詞，“得”或“不”插在当中是中綴（詞素之一）；还有一种看法以为不能一概而論，有的是詞，有的不是。例如“看見、听見”当中只能插“得”与“不”，“打倒、推翻”傾向于不加“得”与“不”，它們都可以算作詞。“放大、鋪平”不但可以插进“得”和“不”，还可以插进别的詞，如“放得十分大”“鋪得很平”，因此宜于看作詞組。

(2) “的(底、地)、了、着”算不算詞，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說它們是詞吧，它們始終跟在别的成分后面，似乎不是个独立的單位。說它們是詞尾吧，它們与欧洲語言的詞尾并不相同。譬如說，它們不但可以跟在詞的后面，也可以跟在詞組的后面（如“看報的地方”“发现并克服了困难”）。并且，它們大都不帶强迫性，有时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如“紅的布”和“紅布”表示了相同的意思）。初中課本《漢語》是把它們当作助詞的，并且指出當它們附在某一語言形式上的时候，就作为某一語言形式的輔助成分。这也不失为一种处理的办法。

(3) 略語是不是詞，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工农干部”中的“工农”，“津浦鐵路”中的“津浦”，有人認為它們是詞，有人認為它們不是詞。其实，通过簡称形成新詞是構詞的規則之一。不独漢語有这种情况，其他語言也有这种情况①。“文艺”，一般

① 俄語 КОЛХОЗ (集体农庄)一詞，是由 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簡略而成的。

人都承認是詞，但是它正是“文學”和“藝術”的略語，不過使用久了，大家不太覺察而已。因此把略語全部排斥於詞的範圍之外是不妥當的。當然，略語的情況很複雜，類型也很多，不能一概而論，這裡舉的例子只是其中的一種，就在這種類型中某些新產生的能不能算詞也須要进一步研究。

(三) 詞的內部結構

前面我們提到，詞是語言中最小的、能夠自由運用的單位，這種單位無論在聲音方面或結構方面都可以再加以分析。

從聲音方面看，可以根據音節把詞分成單音節詞（簡稱單音詞）與多音節詞（簡稱多音詞）。這種分析顯然不是用來說明詞的內部結構的。

從結構方面看，詞的組成單位是詞素。詞素包括兩種：一種是詞根，一種是它的輔助成分。詞根是一個詞的根，它表示詞的基本意義，是詞的主要組成部分。例如俄語中 научил（已教成）的詞根是 -уч, на- 和 -ил 都是輔助成分。英語中 teacher（教師）的詞根是 teach, -er 是輔助成分。漢語中“桌子”的“桌”是詞根，“子”是輔助成分。有些詞只包含一個詞根，例如：“人、走、白、快、笑、葡萄、玻璃”等等，我們叫它單純詞。還有些詞構造比較複雜些，這裡又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是詞根與詞根的結合，一種是詞根與輔助成分的結合。這類詞我們叫它合成詞，分析詞的內部結構，主要在分析合成詞的構成。

包含兩個以上的詞根的詞，可以有不同的分析方法。在漢語中，有的人根據詞根與詞根的關係把合成詞分成偏正式（如“鉄

路、銅象、書架”),補充式(如“关上、放大、銀兩”),聯合式(如“道路、巨大、動靜”),支配式(如“靠山、開火、登陸”),陳述式(如“眼紅、心疼、性急”)。有的人却根據詞根的性質來分析,把它們分成“名+名”(如“馬車、窗戶”)“形+形”(如“深紅、淺綠”)“動+動”(如“打劫、開關”)“動+名”(如“出版、開幕”)“名+形”(如“心焦、雪白”)“名+動+名”(如“人造絲、手提箱”)等等。

分析帶輔助成分的詞,必須弄清楚輔助成分的類別及其與詞根結合的形式。試以俄語、英語、漢語為例:

дом(房子)	домик(小屋)
говорить(說)	оговорить(誹謗)
open(開始)	reopen(再開始)
read(讀)	reader(讀者)
活	活兒
虎	老虎
拍	拍子
人民	人民性

加在詞根前面的輔助成分叫前綴,加在后面的叫後綴。加在中間的比較少見,但是有些語言里却有這種情形,例如印度尼西亞語gerigi(鋸齒形的)就是gigi(齒)加輔助成分“er”的結果。這種插在詞的當中的輔助成分叫中綴。

這些研究都屬於構詞法的範圍。

在詞匯學里,構詞法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為我們的語言不斷豐富發展,新詞的增加總是通過一定的構詞規則來實現的。在研究構詞法的時候,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

(1) 一种語言的構詞法是長期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在这当中，我們必須分清哪些格式是能产的，哪些是非能产的。例如汉语中的“手”是一个新生的輔助成分，它是能产的。因此，我們可以发觉在我們語言中“坦克手、水手、拖拉机手、歌手”之类的新詞不断的出現。象“然”，我們虽然仍旧在用（如“突然、忽然、偶然”），但是它已經是不大能产的了。能产的与非能产的虽然沒有絕對的界限，但是当中毕竟有程度的差別。認清这种差別可以帮助我們掌握語言发展的方向，从而促进它的规范化。

(2) 必須区别各种輔助成分的不同作用。例如在俄語中，前綴与后綴的作用有显著差別。用加前綴的方法，只能产生与原来的詞屬于同一語法种类的詞；用加后綴的方法，可能产生屬于不同語法种类的詞。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前后綴往往有不同的附加意义与感情色彩，例如“瓶子”与“瓶儿”不同，“瓶儿”总是指比較小的。而且，同一个輔助成分，也往往有不同的附加意义。俄語中的前綴 B，可以表示向內，也可以表示向上，还可以表示深入。汉语中的后綴“儿”可以表示細小，也可以表示可愛（比較“老头子”与“老头儿”），还可以表示時間短促（“坐坐儿”）等等附加意义。

(3) 同一种語音形式，有的是詞根，有的是輔助成分，这要依靠輕重音来区别。輔助成分总是讀輕音的。我們可以比較下列各組声音：

蛇头 （重音）

舌头 （輕音）

棋子 （重音）

旗子 （輕音）

在汉语中，帶輔助成分的合成詞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不同的輔助成分有好些可以作為一定語法範疇的標志，表示特有的詞類，這些特點往往使語法學家發生很大的興趣。同時在現代漢語中，構詞的輔助成分正在不斷地增加，語言的發展證明它是具有廣闊的前途的。自然我們也不能忽略詞根與詞根合成的構詞類型。毫無疑問，這是我們語言構詞中最能產的類型，分析這類詞兒的結構，在漢語構詞法中同樣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漢語構詞方面的研究正在開始，詞的構成至今還沒有經過全面的描寫，因而成績也就不大。跟着語言科學的發展，漢語構詞法的研究必定會有更多更大的收穫。可以預料，不論在詞義學方面，在形態學方面，在區分詞與非詞的界限方面，甚至在語言結構方面，構詞法研究的成果將提供很多有益的材料。

三 詞 義

（一）詞的形式和詞的內容

詞是聲音與意義的結合，舉個例說吧，我們聽到 pútau 這一組聲音，我們就會把這組聲音聯系到它所表示的對象上去，我們想到的是那些圓的或是長圓的，紫色的或是綠色的，亮晶晶的果子。於是我們說 putau 這組聲音是有意義的。聲音是詞的形式，意義是詞的內容。

我們看到紙上寫着“葡萄”兩個字，也會聯系到它所表示的對象上去，但是詞並不是書寫形体與意義的結合。因為固定下來